“难中炼金体”“坦荡正法路”
-- 加拿大大法弟子哥本哈根正念闯关、进入冰岛正法纪实

加拿大大法弟子

【正见网】一、“难中炼金体” (经文《正念正行》)

2002 年 6 月 12 日清晨，来自加拿大多伦多、蒙特利尔和渥太华的我们一行六名学员，在听到变化万千的冰岛消息后，从芬兰首都赫尔辛基毅然踏上了前往冰岛的正法之路。当时，大家还在说，无论出现什么，都要记住师尊《转法轮》第六讲“自心生魔”一节中所说的：“什么佛，什么道，什么神，什么魔，都别想动了我的心，这样一定会成功有望的。”因此，大家没有被这些变化无常的冰岛消息动心，同时对困难也有一定的估计：无论出现任何情况，我们都要用强大的正念对待。

清晨 8 点 30 分，飞机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机场徐徐降落。我们 6 人将在此转机飞往冰岛。然而，令人难以想象的事情发生了：半个多小时前，在哥本哈根的冰航刚刚接到冰岛司法部的书面通知：6 月 12 日至 16 日在江氏访问冰岛期间，禁止法轮功学员飞往冰岛。因此，SAS 航空公司无法给我们出票转机。我们立即向 SAS 航空公司讲真相。该公司高级经理皮耶尔.布朗特先生说：“这一决定是不道德的。我同意你们的观点，但我没有办法、你们可以跟冰岛驻哥本哈根的大使馆联系。”随后，给了我们冰岛驻哥本哈根大使馆的电话。

大家被这突如其来的魔难震惊了。

一路上，大家常说起“神路难”。的确，面对国内前所未有的对法轮功的迫害、诋毁，大家不知克服了多少困难才一步步地走到了这里。多名学员为了此行凑钱上路，一名蒙特利尔的学员手上只有 400 元钱，最后一天才凑足了路费。另一名学员仅几度改票就损失了 1000 多元，更不用说请假等诸方面的难度了。

然而，难道我们就这样被旧势力迫害了，无法参与冰岛的正法活动？我们立即意识到自己修炼有漏、未能尽早进入冰岛，深感有愧于师父的慈悲教诲，内心的难过无以言表。

泪水从一名学员的脸上止不住地淌落了下来。

紧接着，大家整点发正念时，精神很难集中，更谈不上发出纯正的正念。

于是，我们进行了第一次交流：大家认为我们首先要在法上解决修炼上的问题，修炼的问题解决了，进入冰岛的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我也谈到自己“步姗姗”，以及在被拉脱维亚拒绝入关后，没有对黑名单引起足够的重视，和大家一起订票也影响了其他人。我说：“一名学员希望我能把机票改为 11 日的早走，我也没听。”大家没有一个人抱怨，都在绝对地向内找，每个人都应把修炼有漏的地方找了出来。

同时大家认为，即使有漏，我们也不能接受旧势力无理的迫害。如果我们达到了法上更高的要求、保持强大的正念，我们仍能过关。

大家都认识到：在赫尔辛基我们更侧重学法和发正念两件事。在这，我们则需要学法、发正念和讲清真相，三件事都要做好，法对我们有更高的要求。

立即，我们六人做了分工：有向媒体、政府、航空公司讲真相的；同时，一名学员寻找其它进入冰岛的所有可能途径：如先飞到、或开车到离冰岛最近的地方再坐船；或乘其它航空公司的航班等等；不懂英语的学员配合加强发正念。

咨询后，坐船的方案很快被否定了。

但是，我还是觉得我们六人陷入一种自我解脱的状态，这离法对我们真正的要求差距很大。当时，我想到了师父的经文《理性》：“学员在难中很难看到事情的因由、但不是没有办法，当静下心来用大法衡量一下就可以看到事情的本质。” 我那不平静的心很快就静了下来。一下子，法对我们更高的要求显现在了我的面前。

我立即把我对法更新的理解和大家进行了交流：

一、我们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把我们此行的使命和法对我们的真正要求给忘了：我们是来用正念铲除邪恶之首，救度众生的。因此，我们不能因为自己的一点难，把发正念都给影响了，那就得不偿失、对法的损失就更大了。

二、从地理位置上讲，实际上丹麦的哥本哈根比在芬兰的赫尔辛基距离冰岛更近了一些，这符合近距离发正念、有效除恶的法理。从另一方面讲，我们纯正自己的正念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正念纯正、坚定的话，是不受距离限制的。

三、我们要时刻记住师尊教导的：“不要等，不要靠”，充分相信已修好的能力、正念的威力，我们自己就能够就地解决。即使我们在难中，我们也要最大限度地放下自我。因为，已进入冰岛弟子的正法活动至关重要，我们不能因为我们的困难牵扯了他们的精力，否则反而干扰了冰岛弟子正法、得不偿失。

四、我们不是处在不利的地位，反而，我们是处在“更有利”的地位向世人讲清真相。因为我们在难中，容易引起人们的关注、讲清真相。

大家对此很快达到了共识：决定在哥本哈根全面讲真相、正念闯关。同时，我们决定一直呆在机场直到登上下一次航班。

同时，另一位学员说：“记得有这么一种悟法：‘问题卡在哪，就要在哪讲清真相、在哪解决。’”

接着，我把我发正念的最新体会和大家交流了。我说：“刚到这时，我发正念时，我感到难很大，禁不住请求师父加持。现在，我突然有了新的想法：很多难都已经是师父为我们承担了，我不能再把自己的难加给师父了，因为这将不是我自己修的。我们应该充分相信自己的能力。”

我们决定，在登机口再次正念闯关。

在登机口，我们却被冰岛领事比亚尼.司泰格森先生拦截了下来。司泰格森先生给我们出示了冰岛司法部的禁令：6 月 12 日至 6 月 16 日，禁止法轮功学员进入冰岛 Keflavik 机场。同时，还有一封司法部给冰航的信，信上的内容类似。我们在跟他讲完真相后，他说：“我同意你们的意见。”并对这样的决定表示遗憾和无可奈何。

我们六名学员又做了进一步的分工。另一名学员立即到信息台查到了世界和丹麦各大媒体和加拿大大使馆在哥本哈根的联系电话、传真。

虽然和法新社、路透社联系没有成功，但很快，我们和哥本哈根的美联社记者颜.敖森先生取得了联系。

这一事件立即引起了敖森先生的关注、同情、震惊，因为冰岛是世界上第一个无理地竟在本国之外阻止法轮功学员进入该国的国家。我立即通过电话在机场接受了美联社记者敖森先生的采访，呼吁江 XX 集团停止对法轮功的诋毁，请求冰岛政府立即纠正错误，同时表示了我们将一直在机场等候下一班飞机的决心。几小时后，美联社以“法轮功学员在中国主席访问前被禁止登往冰岛的航班”醒目的标题报导了我们加拿大一行六人等在哥本哈根无理受阻的消息。

敖森先生还建议我们和丹麦哥本哈根的法轮功学员取得联系，因为他们知道当地媒体的情况，以便向更多民众暴光。

然后，美联社记者敖森先生又请来哥本哈根摄影记者克里蒂安.里南曼在机场对我们进行了摄影采访。

这时，我们突然意识到：如果要大面积地向媒体、政府、世人讲清真相，我们必须立即写一个声明，大面积地发。

我们很快起草了一个题为“法轮功呼吁冰岛司法部立即纠正 - 加拿大学员在哥本哈根机场发出衷心请求”的声明。并通过电子邮件，发给加拿大弟子，请求西人弟子帮助把英语修饰好。很快，一名西人把改好英文的版本发了回来。

学员几度试着登机，都遭到拒绝。

下午 5 点 30 分，哥本哈根一家 B.T.报纸记者雅克比.安德森先生和摄影师莫根斯.福林特先生赶到机场对我们一行采访。听到我们的情况和一直呆在机场的决定，安德森和福林特对我们非常同情、敬佩。第二天，B.T.报以醒目的标题“中国活动人士在机场搁浅 - 法轮功学员在中国主席访问期间被拒绝进入冰岛”和彩色图片报导了我们一行六人在机场的呼吁情况。

这时，我们想起了和丹麦同修约好六点在机场入口处见面一事。我便前去迎接、见面。我见到了丹麦的三名学员，其中两名学员正在接受电视台采访，因为他们三人都被冰航无理从计算机中取消了机票。

我便提着另一名学员的行李避开了第一层检票、顺利通过护照检查的安检口。短短十来分钟的交谈中，我说：“这是旧势力对我们的无辜迫害。现在是证实我们是不是真正信师父、信大法的考验时刻。你一定要相信能走成。当我们有很强的正念时，检票的计算机甚至都不会正常工作。我们一定能够冲破干扰，人怎么能够挡得住神呢？”当我看到这位学员也很坚定时，我非常高兴。同时，我也一直发正念配合同修闯关。

在当晚 7 点冰航飞机起飞后，我几次和该名学员手机联系而联系不上时，我当时认定：这位丹麦同修已经安全进入冰岛。这时，我深感正念的威力，心里非常开心。后来核实，该丹麦同修当晚以强大的正念顺利闯关、安全进入冰岛！

送走了该丹麦学员后，一个小小的考验又来了。

我经过 SAS 另一家航空公司售票处时问到：“明天有无去冰岛的余票？”售票员迅速检索后说：“只有一张下午两点航班的商业票，一千三百欧元。”接着，他好象看出了我的心思似的，又说：“我现在就可以给你出票并给你座位，不要了或走不了百分之百退钱。”

这时，我的心动了，让他帮我订下这张票，说我再考虑一下。

但我转念立即为我动了这一念感到十分惭愧：我们一行六人千里迢迢走到了一起，我们是一体的，在难中而我这时却还想着自己能不能先走，我的境界差距多大呀。我们一行六人中有三人不太会讲英语，我过去做了一些向政府、媒体等讲真相的事情，我是具备单独“作战”最有利的条件，我应该最后一名走。

我回去把刚刚的经历告诉了大家，大家建议我能走先走。我说：我决心已定，我将是咱们小组最后一个离开哥本哈根的。

经过了一天的考验，大家反而变得金刚不动，同时坚持学法。三名不太能讲英语的学员，除每小时正点外，加强了发正念。

晚上 8 点多，我们又聚在一起商量明天怎么办。

有的说：明天我们要见冰岛驻哥本哈根的大使。这时，我突然说：“我们不能等明天了，我们明天就要登上飞往冰岛的飞机。”我接着说：“我们应该立即见早上遇到的冰岛领事，向他讲清真相。”一下子，这个建议得到了大家的赞同，有人建议我们乘出租去见他面谈。我说：“大法应该有大法的威严。”这时，我也想起师父说过的：“忍不是懦弱，更不是逆来顺受。大法弟子的忍是高尚的，是生命伟大坚不可摧的金钢不动的表现，是为坚持真理的宽容，”我接着说：“我们千里迢迢来到这里，而他离机场是很近的，应该请他到机场来见我们。”

随后，我给冰岛领事比亚尼.司泰格森先生打通了电话，告诉他法轮功是什么、国内迫害的升级和我们为什么要来冰岛，一路的艰难都无法挡住我们的决心，以及冰岛司法部的决定是错误的。当我说到我们决定今晚在机场过夜，并一直呆在机场直到登上下一进入冰岛的航班时，他似乎有些感动。他说："我非常尊重你们的这一决定"，而后反复强调："(冰岛政府的)这一决定是最不幸的。"但又内心矛盾地说："可我是公职人员，军令不可违呀！"我说："您可以告诉司法部，你看到的法轮功学员是什么样的，司法部的决定是错误的。"看到他内心的变化、矛盾，我接着说："如果希特勒下令杀人，是执行命令好哪，还是违抗好哪？现在，司法部下了错误命令，这是违背冰岛人民的意愿的，是对我们每一个人的道德标准的考验，每一个人必须毫无折扣地交卷。"他一时沉默不语。然后，又重复了一句："(冰岛政府的)这一决定是最不幸的。"我接着说："您看过电影 Schindler's List 吗？您要做得好可以比 Schindler 还要伟大，因为这是关系到您生命的永远，以及冰岛人民的永远的重大决择。"司泰格森先生又重复了一句："(冰岛政府的)这一决定是最不幸的。你是建议我……"

我看到了这个生命佛性的一面，人都有明白的一面。我也看到了讲清真相的力量。时机已经成熟，便立即邀请他到机场和我们面谈。我说："我们千里迢迢到了这里很不容易，非常真诚地邀请您来机场和我们面谈，我们这一路上有很多催人泪下的故事。"他半晌说不出话来，过了一会儿才说："我今晚不能见你们了。"看到他实际上动心了，我又说："这样吧，我们叫出租车，去您家面谈，半小时就行。"见他没说话，我又说："干脆，您挑选一个地点，我们都去那里见面也行。"

这时，他非常友好地说："今晚我们就谈到这。让我好好睡一觉，想一想。希望你不要再给我打电话来了。"

这时，发正念的时间快到了。我说："您再思考一下。不是我不礼貌，是这件事情对你太重要了。10 点 10 分，我再给您打回去。"

10 点 10 分，我再次来打电话时，一名学员也来了，配合我打电话时发正念。感到他佛性和魔性激烈斗争的心态时，我决定尊重他的决定，让他好好考虑一晚，便放下了电话。

夜幕降临了，这是我此行第三次在机场过夜。大家都在开我玩笑，说我成专业户了，真会找地方，那么宽敞，还不花一分钱。

这一夜，大家轮流发正念。

早些时间，有学员提出，我们应该把法的力量容纳在我们的声明中，不应该过分注重语言的修饰，应该全面讲清真相，我们为什么千里迢迢要来冰岛一定要讲清。因此，我们又修改了我们的声明。改好后，我们给冰岛政府官员发去了电子邮件。并考虑明天给更多的媒体等散发。

这一夜，我几乎彻夜未眠。

清晨 7 点，我决定：再去 SAS 航空公司去讲真相。

拿着我们的声明和美联社的报导，我来到了 SAS 航空公司出票处。说明我们昨天无理被阻，要求更换今天早上第一班飞往冰岛的机票。出票员很同情，但看到计算机内的注释后，又很为难。这时，该公司高级经理皮耶尔.布朗特先生来上班了。我立即迎了上去，说我们在机场等了一夜，并把我们的声明和美联社的报导等给了他。布朗特先生问："我能否保留这些？"我说："我只有一份，麻烦您复印一下好吗？"布朗特先生毫不犹豫去复印了一份后，把原件还给了我。然后说："请等一下，让我们商量商量。"

出票员和布朗特先生进到了办公室，大约 5 分钟后，出票员告诉我："8 点 15 分，来这检票！"

我回去把这一消息告诉了大家，大家很受鼓舞。这是善良的人们勇敢地抵制着邪恶对大法无理的迫害，他们在冰岛司法部禁令已下的情况下，表现了对真理大胆的追求和勇敢的气概。

我们立即达成了共识："我们不要有任何欢喜心，集体发正念：我们六人全部都能上这一航班！"

早上 8 点 15 分，我们在 SAS 航空公司出票处拿到了 6 张等候票(Standby tickets)。

早上 10 点，我们来到了登机口，遇到了冰岛领事比亚尼.司泰格森先生。司泰格森先生把我们拦了下来。我们给他看了手上的 6 张等候票。他说："等一下，我得给冰岛政府打个电话。"从他说话的语气态度看得出，他正在考虑如何圆融地给我们放行。

冰岛外交部问："他们都去哪了？"我们说芬兰的赫尔辛基和丹麦的哥本哈根。

想必最后这个问题来自邪恶，问："你们是不是法轮功会员？"我脱口而出地说："法轮功没有会员这一说。" 其实，我可以回答得更好、更智慧、更坦荡。

这时，司泰格森先生对我们满意地做出了放行的手势！其实，他的内心对我们的一切很清楚。

10 点 40 分，两名多伦多学员率先等到了座位，堂堂正正地登上了飞往冰岛的冰航！

这时，该航班宣布："没有余票了。"

我们其余四人便推着行李车开始离开。

这时，令人感动的一幕出现了：冰岛领事比亚尼.司泰格森先生突然跑出候机室，追上了我们，说："再等一等！可能还有余票。"他那真诚的语言、他那焦虑的期待、他那我们能够走成的语气，令人感动。

我突然意识到，刚才该航班宣布的："没有余票了"其实是对我们对法的坚信、对我们正念有多强的考验。我们没有通过。

最后时刻，又多出了两张票。见没有人认领，我坚定地说："这应该是我们的了！"在飞机马上就要最后停止检票时，这两个人气喘吁吁地出现了，上了飞机。

我后来意识到：其实人类社会的一切都是不实的，只有这部法是真实的。如果我们能够真正坚信这部法、当时宣布没有余票时没有任何动摇、保持无比强大的正念时，我们的能力足以能够改变这些不实的显现。

这时，冰岛领事非常认真、肯定地对我们剩下的四人说了一句耐人寻味的话："下午 2 点的航班还有四张票。你们马上去换 2 点的票。"

我们余下的四人便去换票。在换票处，我和一名多伦多的学员几乎和丹麦的两名学员同时到达在同一出票处等候。

我们执意要丹麦学员先出票、先走。

没有余票，他们拿到的是两张等候票(Standby tickets)。

接着，我们拿到的也是两张等候票。

当我们刚刚离开时，又一感人的场面出现了。冰岛领事比亚尼.司泰格森先生气喘吁吁地赶来了，把他的手机给了我说："丹麦电视台要采访你。"

原来，丹麦 TV2 电视台获悉我们的遭遇后一直要到机场采访我，终于通过他找到了我。我记下了记者的电话后，说很快会打回去约定时间。

这时，奇迹出现了：两名在另一出票口等候的蒙特利尔的学员拿到了两张票。

冰岛领事比亚尼.司泰格森先生看到后，又跑过来，告诉我们两人："快过来，还有票！"

果然，我和另一学员又拿到了两张票！当我们想一会儿再找丹麦学员，便追问还有没有余票，出票员说："没有了。只有这四张。"

我们才意识到：其实，刚才是对我们和丹麦学员的一个小小考验。这时，我们更加体会到师父讲的"失与得"的关系。"……不是在物质利益上叫你真正失去什么东西……关键是你能不能把那颗心放下。"

看到冰岛领事离开的背影，一名多伦多的学员说："我看到他，感动得都要哭！我回去后一定要给他打电话。"

的确，我们被这样的一个在正法中艰难环境中、巨大压力下能够坚持正义、巧妙抵制邪恶的生命而感动、而高兴！他在正法中对大法的态度，决定了他未来生命的美好。正如师尊所言："善与恶的表现中都充分体现了各自将要得到的结果。"(经文《走向圆满》)

在 6 月 11 日冰岛司法部对各地冰岛航空公司下达对法轮功的禁令后，学员在逆境中金刚不动、仍以善念讲真相的正念正行感动了丹麦哥本哈根冰岛领事和航空公司人员。在当时禁令已下的困难情况下，他们表现出的正义感在丹麦哥本哈根为法轮功和平抗议进入冰岛打开了一条通道，法轮功学员和他们在强权压力下体现的道德风范赢得了全世界的尊敬。

后来获悉，绝大多数自 6 月 13 日后经过丹麦哥本哈根转机的法轮功学员均顺利进入冰岛！

这时，我突然悟到：大法有大法的威严。我们在逆境讲真相时，所需要的并不只是同情；更应表现出大法的威德、威严，赢得人们对大法的敬仰！正如师尊所说："众生无不敬大法救度之恩"和"世间众生将回报大法与大法徒救度之恩。"

这时，我们四人才悟到：之所以 2 点才走，是要接受完电视台采访后才能离开。大家，马上让我静下来准备一下。

中午时分，丹麦 TV2 电视台记者和摄影师对我进行了采访。他们对我们一行的经历非常敬佩。

记者问："江 XX9 月将访问丹麦，丹麦会不会也向冰岛一样禁止法轮功入境。"(作者更正，据悉，记者搞错了，是另外一名中国首脑。)

我回答："我认为，任何一个民主国家，如果真正了解法轮功真相的话，都会以迎接法轮功学员来访为极大的荣幸。丹麦有着非常好的道德观，曾和美国联手谴责中国人权记录，绝不会向冰岛一样。冰岛政府的禁令的背后是江 XX 集团的邪恶诬蔑、违背了冰岛人们的意愿，如果他们真正了解了法轮功真相的话，我想他们会纠正错误。"

记者问："如果江 XX 来丹麦，你会不会也来。"

我回答："现在中国和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了法轮功和迫害的真相，9 月份，中国对法轮功的镇压可能已经结束了。那么，江 XX 可能被当做罪犯，来不了丹麦了。"

记者笑着追问："如果他能来，你来不来？"

我回答："如果迫害没结束，如果他真能来，我一定来丹麦和平呼吁。"

带上记者对我们旅途愉快衷心的祝福，我们一行来到了登机口。

当时，为了我们能够顺利进入冰岛、保护哥本哈根这条进入冰岛的宝贵通道，我决定没有再通知其他媒体。

下午两点，我们一行四人堂堂正正地开始登上飞往冰岛的冰航！

冰岛领事比亚尼.司泰格森先生也赶来了、仿佛在向我们道别，学员也向他送上了美好的微笑。这时我们才发现，他的微笑是那么的朴实、那么的真挚、那么的感人！

* * * * * *

回顾哥本哈根逆境中讲真相、正念闯关的经历，我们更加体悟到师父在经文《神路难》中所说的"难中炼金体"的内涵。

正如师尊在经文《正念正行》中所言：

大觉不畏苦
意志金刚铸
生死无执著
坦荡正法路

二、“坦荡正法路”

6 月 13 日冰岛时间下午 3 半左右，冰航飞机在冰岛 Keflavik 机场缓缓降落。在哥本哈根拿到机票座位时我们就说：“在出冰岛海关前，绝不能有任何欢喜心、不能放松正念。”同时，我吸取了大家集体行动的不便，化整为零。因为两名学员不太会英语，我们分成了两个小组。

在海关处，另一小组两人顺利过关。

海关工作人员在仔细看了另一名学员和我的护照后，却没有给我俩放行，叫我俩去见警察。

我们立即相互说：“一定要加强正念。”

到了警察办公室，可能是发正念的缘故，警察竟然有些茫然，不知问什么。在拷贝了护照有照片的一页后，问了句：“在这呆多久？”后，没问任何法轮功的问题，就示意我们可以出关了。

出去后，加上和早上航班先到的学员我们六人又汇合到一起了，开始了冰岛的正法之路。

早到的学员告诉我们，她们已经和冰岛学员联系上了：“邪恶之首在下午四点多降临在这一机场。没有再安排其他学员来机场，只有你们六人！”

这时，我们才真正悟到，此行的这一“安排”是如此地巧妙，深感师尊的无量慈悲。

谈到“安排”，想到了师父在《北美巡回讲法》中所说的：“很多事情都是旧势力的安排，而且安排得很具体，表现出来是非常复杂的。”我和一名同修悟到的有惊人的相似：就是，旧势力可以安排一切的一切，但安排不了这部法！那么，即使这件事本身是旧势力安排的，那么如果我们能够完完全全按照这部法的真正要求去做时，我们就全盘否定了旧势力安排。同时，我对“修炼后的道路是改变了的”内涵又有了进一步的理解。

我们很快在机场检票口找到了较近距离发正念的地方。里面有来来往往的“特殊”人员，见到他们我们非常坦然，我们静静地发正念。

我和一名学员走出了机场候机处，在外面寻找着更近的发正念的地方。

这时，静止的一辆警车启动了，朝我俩开来。另一名学员看到后，告诉我：“警车来了。”说着，朝机场候机处内走去。我却径直朝警车走去。警车看到我坦荡的举止，一采油门，走了。

这时，我突然进一步体悟到“坦荡正法路”的内涵。是呀，我们冰岛此行是最正的、最无私的、最光明磊落、最坦荡的了。因为，“正念清除邪恶、救度众生”是最正的、对宇宙众生最慈悲的。

这时，我看到了升起的冰岛和中国国旗，下面站着很多警察。好象也有一些“业余”记者，拿着相机伺机拍照。想到这，我回去拿了相机，径直朝警察走去，非常地坦荡、自如。警察突然给我让出了位子。这样，我堂堂正正地走到了国旗下，在机场找到了距离邪恶之首发正念最近的地方。

6 月 13 日，当地下午 4 点 15 分左右，奏响了冰岛和中国国歌，我们知道江氏飞机到达机场了。我们一行六名学员，在距离飞机约 100 米处，向宇宙发出强有力的正念：“法正乾坤，邪恶全灭”。

当晚，冰岛当地人的原翰先生安排我们的住宿，他已经安排了其他十几名学员的住宿了。原翰先生的热情令人感动，为安排我们的住宿跑前跑后。他说：“开始我也不知道法轮功是什么，冰岛政府下禁令后，全国都知道法轮功了，全国人们都支持你们。冰岛政府的决定简直是发疯了。”原翰先生还说：“据说，中国大使馆给在这的每一个中国人写信，要求必须去欢迎江 XX，使馆付有关费用。如不去，回国将受到麻烦。”我们告诉他，江氏到处做假、做秀。当他知道我们受阻经历后和在丹麦记者问到“丹麦会不会不让法轮功进？”时，他说：“你可以答得更好。你说：丹麦应该不让江 XX 进；而不是法轮功。”我们发现他回答的很到位，都笑了。

第二天 14 日一早，我们来到了冰岛的一个点 - 总理办公室旁集体发正念的地方，和大家汇合在一起了。

下午，原定 1000 人的游行声援法轮功、抗议政府错误禁令的冰岛人民，来了 3000 人。冰岛人民对法轮功表现了前所未有的热情和对禁令的抵制。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因为对几千冰岛人的示威都没有出现任何问题，对更加平和、有序的法轮功学员，冰岛司法部声称对法轮功学员“警力不够”的借口，也就不攻自破了。

另外，在冰岛还有一点很深的体会就是对“邪恶处 有阴霾”的进一步理解。换句话说，在冰岛，要想知道江氏在哪，看天空密布的阴云在哪就很容易判断了。而且很准。

本来晴空万里的冰岛首都，由于江氏到来，14 日傍晚开始阴云遍布，后来晚上还下起了阴雨。

当天下午，我知道江氏将在 Perlan(冰岛著名餐馆)做秀，我自己决定到 Perlan 去发正念和和平抗议，几十名学员也来了。

几十名警察在 100 米外封住了能够进入 Perlan 餐厅的各个入口，开始时，气氛还真有些紧张。法轮功学员的和平抗议、积极配合警方表现的良好道德风尚，把紧张的气氛一下子给缓和了。最初离法轮功很近处有十几名警察，由于法轮功的良好秩序，在晚宴还没有结束前，近处只剩下了一、两名警察了。

当晚，法轮功学员的和平、有序表现，已经在改变着人心。江 XX 对法轮功的诋毁不攻自破。

不少冰岛人民知道后，也赶来了。有的嘴堵着黑色封条，示意冰岛政府限制法轮功言论、信仰自由。一名学员感慨地说：“他们还真有想象力。”还有的冰岛人民，举起了牌子，上面写着：“请鸣笛以示声援。”

倒是冰岛人民不干了！仿佛要为法轮功打抱不平，他们对政府的禁令群情激愤。他们不顾警察劝阻、警告，在散会时对江氏等车辆围追堵截，异常热情，也惹了一些麻烦。

6 月 15 日，我们六人一行加上其他几名学员，决定租车到离首都 Reykjavik 东部 100 公里著名的间歇性自然喷泉 Geysir 去玩。

无巧不成书：路上发现，警车把一段路给封住了。我们知道，江氏很可能也来 Geysir。我们按原计划径直开到了 Geysir。

就在江氏到来的片刻，喷泉忽然喷出半边黑色污浊的水柱。这时，天空同时也阴云密。当地的居民告诉我们如此黑水喷出实属罕见，这是用来迎接不受欢迎的“贵客”的。其实，又一次验证了“邪恶处 有阴霾”。

这时，警察清场，同时把进入 Geysir 的正门给封住了。这时是人群最集中的地方：雇用的啦啦队和法轮功学员。

我突然发现，江氏车队没有敢从这正门进，而是走了离正门 100 米处的一条小路。我观察后，发现那里没有学员，而且有一必经之路。

我拿起了相机，走了过去。

在那必经之路口，站着一名警察把守。旁边 20 米处看不到的地方，只有一名学员在发正念。我友好、坦然地、带着强大的正念，正面迎着警察走了过去。

警察看到我坦荡、大方的行为，观注了我的全身后，让我站到了他的身旁。

这样，我堵住了车队在这一必经之口。

几分钟后，江氏等一行十来辆高级小轿车，在警车的护送下，向我迎面开了过来。我口袋里虽有一面写有“法轮大法 - 真、善、忍”的小横幅标语；但我还是选择了另外一种方式。

我举起了双手，做出了“头前抱轮”的这一世人尽知的法轮功第二套功法动作，口中默念着宇宙中最大的口诀“法正乾坤，邪恶全灭”和“法正天地 现世现报”向整个车队发出了示威。

江氏、冰岛总理等整个车队时几辆高级轿车，在和我只有不到 4 米处正面相遇了。挂有中国国旗的江氏轿车，无法回避迎面我的示威和强大正念！

霎那间，我仿佛感到自己是顶天独尊的巨神，向宇宙发出了“正念清除邪恶、救度众生”的神的怒吼。

师尊在《在 2002 年波士顿法会上的讲法》时指出：“我们所做的一切众生也都在关注着。这宇宙中到处都是眼睛，做完的和没做完的都在看。新宇宙的众生在急盼着等待最后的结束；旧宇宙的众生哪也在盼得救.....”这是宇宙众生的期待、众神所望、乃天象所致；这是宇宙最慈悲的事情。

我也突然进一步体悟到了“心慈意猛”的那么一种感觉。

其实，事后我发现还是正念不够坚定、纯正。如果当时发出一念“定”等，可能就会结束这场亘亘古未有的对宇宙真理“真、善、忍”的迫害，为救度无量众生开辟一个和平环境.....

2002 年 6 月 16 日，我们一行 13 人清晨 6 点便开车前往机场。离机场一、两公里处，我们被警察拦住了。警察看了早上 7 点 40 的机票后，决定放人。其实，我们同车的有 8 人是下午的飞机，警察也放行了。

在机场处，我们最后坐到了可能坐到的最近的距离，静静地发着正念。

值得提起的是，在机场检票口处才发现：我们一行六人的回程机票几天前早已被冰航早已取消。机场旅行社的服务人员知道我们的遭遇后，非常同情，立即给我们恢复了原定的六张机票。服务人员热情地说：“政府的做法是愚蠢的，完全违背着冰岛人民的意愿的。冰岛人民欢迎你们来，也邀请你们与一定再来冰岛访问。”

整个早晨，机场上空的天一直阴沉着。开始，我们一行在机场内静静地发着正念。

随后，我们走出了机场，坐在了警察旁的草坪上，继续发着正念。

早上 10 点左右，江氏飞机刚刚起飞时，一名学员说：“看哪，天空出现了阳光！”

的确，我们突然发现一直阴沉的天空，霎那间，绽出了一道霞光。

冲破了重重阻拦、经历了无数魔难、揭穿了欺世谎言、铲除了各层邪恶、救度了无量众生.....师尊和法轮大法学员的无量慈悲，在这欧洲之行中，撒向了无量大穹。

朝天望去，这道霞光，在阴霾遍布的天空显得格外耀眼。

在我们刚抵达赫尔辛基是欣闻师尊新经文《天又清》，不禁感慨万分。正是：

天昏昏地暗暗
神雷炸阴霾散
横扫乱法烂鬼
别说慈悲心淡